

安徒生简论

浦漫汀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纪光碧

封面设计：钱来忠

安徒生简论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37 千
1984 年 4 月第一版 198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书号：R10247·228

定价：0.47 元

目 录

安徒生的生平·····	1
安徒生独特的奋斗道路·····	7
安徒生童话创作成功的原因·····	35
安徒生童话创作的艺术特色·····	71
安徒生的世界影响·····	131
附录·····	137
(一)安徒生童话年表·····	137
(二)安徒生及其童话评论、研究资料	
目录索引·····	144
后记·····	163

安徒生的生平

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是“属于我们曾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辨认过而今天依然在阅读的那一类书籍”，是丹麦，乃至人类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安徒生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体裁多样，硕果累累。而其中成就惊人，使他扬名全球的却是他的童话。安徒生的才华以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的最本质的内在特点，在这种文学样式的创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毋庸置疑，安徒生的童话是与他的时代、他的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当我们欣赏安徒生笔下的艺术世界、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时，却不能不更多地注意到他的生活境遇、思想性格对其文学事业的某些决定性影响。别林斯基曾这样说过：“一个诗人的全部作品，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每篇各有不同，却仍然有一个共同的面貌，印刻下只有他才有的那种特殊性格，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从一个人格，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我’生发出来的。因此，要着手研究一个诗人，首先就

要在他的许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抓住他的个人性格的秘密，这就是只有他才有的那种精神特点。”^①根据这个观点探讨安徒生和他的童话，我们不仅可以对安徒生童话的基本特色及其成因的具体性有所了解，而且也可得知这位艺术大师走上文学道路和获得卓越成就的必然性。时代的、民族的原因固然不可忽略，但更应看到，它们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都只能通过作家本身方可体现出来。

1805年，安徒生出生于丹麦富恩岛欧登塞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鞋匠，母亲是洗衣女工。

安徒生的童年，恰逢拿破仑战争。这是他的家庭和他的祖国多灾多难的年代。1808年，丹麦作为法国的附庸倒向拿破仑，参加了英法之战。1815年拿破仑败北，丹麦随之成了战败国。苟延残喘的丹麦农奴制经济越发凋蔽，承受本国统治阶级与英国资产阶级双重压迫与剥削的广大丹麦人民日益贫困。小商人、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安徒生的父亲也陷入了半失业的境地。为了“寻找出路”，他离开故乡，到拿破仑的军队中，当了一名雇佣兵。行伍两年，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回到家里便一病不起了。1816年，他逝世时，儿子小汉斯刚刚十一岁。

贫困使安徒生失去了接受系统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是勉强读了一些专门灌输宗教思想的慈善学校的课程，也曾当过小学徒。他自幼酷爱文艺。十四岁受过坚信礼之后，征得了

^① 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第五篇》。

母亲的同意，怀着学习艺术的心愿，只身来到丹麦王国的心脏——哥本哈根。从此，这里便成了他的固定居住地。

刚到哥本哈根的十年，安徒生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在这十年中，他对艺术的追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起初，安徒生一心要学习表演艺术。他到处登门求助，当场表演，在著名舞蹈家、剧团经理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之前，倾述自己对舞台生活的热爱。可是，他所得到的，却只是冷漠、白眼与婉言拒绝。经过一段徒劳的奋斗之后，他不得不在失望中放弃这个念头，而转向对声乐艺术的追求。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他的热情、执着和圆润的歌喉，终于打动了西博尼、韦斯等有名望的教授。西博尼把安徒生收进他任校长的、皇家歌舞剧院所附属的歌唱学校，韦斯则为安徒生募捐了一笔可够半年之用的生活费，并亲自帮他补习德文。安徒生把学校看作知识的海洋，他象海绵吸水一样，读书、学唱，奋力地充实自己。半年过后，安徒生再无经济来源，贫困、疾病使他的嗓音发生了变化。西博尼无限惋惜地劝他改学其它专业。在这意外的打击面前，安徒生重振精神，毅然踏入奋斗的第三个阶段——从事创作的阶段。

十七岁时，他的诗剧《阿芙索尔》被一家刊物选登了一场。皇家剧院的经理——财政官员、剧作家约纳斯·柯林，发现了安徒生的才能，为他提供了在斯拉格尔塞文法学校免费读书的良机，并替他争取了皇家的资助，一心要把他培养

成为“上流人”服务的剧作家。校长西蒙·梅斯林接受委托，千方百计使安徒生在自己身边受到“上层社会的教育”。他调任赫尔辛欧学校时，把安徒生也转至该校上学。这前前后后，大约经过了五年的时光。但是，梅斯林并不理会安徒生的心理与才能所在，只是一味强迫他背诵拉丁文、希腊文，而将赋诗、编剧等一切创作活动都规为严禁之列。这种学习，不能不使安徒生感到十分痛苦。可此时，学校里的图书设备却给了他无比强大的吸引力。对世界名著的博览和暗地里废寝忘食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新的力量和难得的练笔机会。

1828年，安徒生高中毕业，升入了哥本哈根大学，摆脱了梅斯林的约束，生活也相对稳定了。在来到哥本哈根的第十一个年头，安徒生开始了再无休止的创作生涯。他尝试了多种体裁。仅1829年一年里，在他发表了游记《从霍尔曼运河到阿玛加东部的步行记》^①之后两个多月，哥本哈根剧院上演了他的歌舞喜剧《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年底，他又为读者献出了一本诗集。第二年，第二部诗集《幻想和速写》出版，第三年与读者见面的诗集是《旅行剪影》，第四年问世的是论文集《丹麦诗人杂评》和诗集《一年的十二个月》，第五年诗剧《亚格涅特和水神》出版。这些作品中，有几部曾经轰动一时。

一个出身“卑贱”的青年人，脱盲不久便由中学生、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作家，这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是为一些人

^① 即《阿马格岛漫游记》。

所不能理解的，更为上层人物所不能容忍。来自贵族及其文艺家的残酷的围攻，常常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为了改换环境和开扩视野，他经常外出旅行，许多作品都是在异邦的土地上写成的。然而，出走也不一定会换来他所期望的安宁。1833年，他旅居巴黎时，就曾接到一封“欠资”的来信，里面只有一张刊载着讽刺他的诗歌的《哥本哈根邮报》。他到罗马后，“存心教育”他的信件，也跟踪而来，搅得他难以平静。

然而，围攻与追击都阻挡不住安徒生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1835年，他终于找到了最适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童话，并且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从此，他便把绝大部分精力贡献于这种体裁的创作。在此之前，他在艺术上的一切活动和追求，都可视作他为童话创作所进行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阶段，安徒生童话一问世便显示出那样高度的成熟是不可能的。

1875年，安徒生走完了自己充满坎坷和光彩照人的道路，因癌症与世长辞。他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荣誉，他是丹麦人民的骄傲。哥本哈根至今游人如织，来访者不只为领略这个西兰岛东部名城的优美风光，也是为了瞻仰童话大师安徒生祖国的首都。丹麦人民和政府于安徒生七十寿诞之年，于哥本哈根为他塑了一尊雕像，在他诞辰百周年，于他的家乡欧登塞建立了安徒生博物馆。而安徒生写下的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则为作家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立的纪念碑，使他成为全球瞩目的文学巨人，永远活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

从生平的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安徒生的一生，是为艺术而献身的一生。而他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并且在文学、特别是在童话事业中获得了成功，都是具有其内在原因的。了解这些原因，对于我们了解、学习这位伟大的作家及其丰富的创作经验，都是深有裨益的。

安徒生独特的奋斗道路

大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进步的、有成就的作家的一生，都是充满反抗精神的一生。他们都以行动或作品向旧制度宣布：自己决不是现存世界的卫道士。

然而，这些作家的不同的生活境遇，既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也形成了他们各具特点的奋斗或反抗的形式。当然，在反抗的程度乃至性质上是不尽相同的。他们的创作或行动都是和他们所处的当时的政治生活、历史背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保皇党人并没有影响他百科全书性地展示出法国社会的复杂的历史；雨果则为共和党、民主制大声疾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诱人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画图；拜伦的激情不仅使他“大大方方”地和当时的世界分手，而且使他自愿购买一艘舰艇去参加希腊战争；托尔斯泰为实现自己的宗法制（小农）的政治理想，不仅用笔深刻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而且亲身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这些作家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过大的政治斗争，都曾鲜明地提出过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许多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内容，多与他们的政治生涯密不可分。

安徒生的一生就其实质来说，基本上也是作为封建王国的叛逆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和上述作家不同，安徒生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和重大的政治运动，也未曾明确地提出过自己改革旧制度的政治方案，未曾以大声疾呼的形式向当权者公开挑战。有时甚至相反，他经常出入王室，与一些达官显贵的交往过从甚密。但是，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些事实的表面，得出安徒生是个不关心人民的驯良臣民的错误结论，而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安徒生与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关系中，挖掘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的实质。

是的，和许多作家比起来，安徒生的确不太关心政治，甚至以自己“一向不考虑政治或政党”、“丝毫不参与政治”为自豪，这集中反映了他对政界的蔑视与厌恶。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他的这种有点清高的态度，而在于他对之保持这种清高的政治到底是怎样的政治。在《我的一生》中，他曾具体写道：“丹麦的政治生活在那时得到了较高的发展，产生着好与坏两方面的结果。从前人们惯用的德摩梯尼（古希腊雅典演说家、政治家）式的雄辩——那种对日常琐事的辩论——这时被更加自由地运用到比较大的问题上来。我觉得没有必要参与这种事情。”之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当代的政治对许多人来说，如同巨大的灾难。政治女士如同一个美人，被她勾引进她的楼阁里的人都得丧命。”“我佩服只想做好事的、受到高尚信仰感化的人。”可见，在安徒生的眼中，政治就

是害人的世俗的纷争，就是恶行。他对争权夺势、勾心斗角的上层社会的“政治女士”避而远之，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保存自己潜在的斗争力量。他一再宣称：“我与政治不相干”，“我已选择好自己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作为诗人是“另有使命”的。这使命既不是同卑鄙的上流政客们同流合污，也不是对现实政治的盲从或屈服。恰恰相反，他那从童年开始的对艺术的酷爱，就蕴含着一种对现存制度的不“安份”、不驯服的本质。要不然，何必历尽艰辛去追求什么艺术呢，做一个老老实实，干活吃饭的手艺人不也可以走完一生的道路吗？或者还可以凭自己的才干巧妙地周旋于政客之间，极尽所有智谋，去赢得一官半职，至少做一个驯良的臣民，岂不也可以了此一生吗？作为一个穷鞋匠的儿子，他不仅以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表现了自己不满现状的反抗要求，而且以此表达了自己热爱人类、热爱生活的赤子之心，以及对受苦人的同情，对不平等社会的抗议。

应该说，安徒生是按着从小选定的、在本质上与统治者的意愿格格不入的方向，借助艺术的力量，走完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安徒生走上“自己的道路”的必然性，取决于他的出身、家庭和性格特点。

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在当时只有五千居民，城市虽然很小，却充满了巨大的矛盾和高山深谷般的阶级差别。这里住着一个王子和许许多多达官贵人。他们和腰缠万贯的富商、

资本雄厚的最大的手工业资本家在一起，主宰着全城的命运，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占有绝大多数比例的市民，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贫富悬殊的两极对立的阶级中，安徒生一家属于最贫困的无产者。他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买不起家具，只好用当地的一个伯爵用过的棺材架子搭成一张简陋的床，其贫困是可想而知的。小汉斯便是在这张床上睁开了他那双充满憧憬的眼睛。会走路后，每当他出现在大街上，身后便响起奚落的叫喊声，富家子弟们大喊大叫，说他是“下流人的儿子！”到哥本哈根的前十年，他的生活也毫无保证，就象一只孤独的小船置身于汹涌的大海，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即使在他大学毕业后，也未曾找到工作，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写作的收益。“为了活命”，“总是不得不考虑第二天”。

这种朝不保夕的境地，这种低人数等的出身，注定了这位鞋匠的儿子必将不去做“安份守己”的良民。穷则思变，这是一条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普遍规律。被压迫阶级的每个成员身上都具有着一种天然地要求平等的倾向，只是因着具体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性格的不同，致使这种天然的倾向呈现出强烈、直露与软弱、隐蔽等种种差别。当然也有许多人的反抗倾向被生活的锁链和思想上因袭的重负所吞没，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稳定的奴隶。这不仅是可怜的，而且是可悲的。鲁迅就曾为我们塑造过这种不觉悟者的典型形象。但是总的来看，反抗的火种是永远不会完全泯灭的，只要环境允许，温度适宜，它必将熊熊燃烧，并且是任何人也无法扑灭的。

安徒生的那种不管条件如何始终坚持与命运抗争，正是集中了他所出身的阶级和劳苦大众身上的天然的平等要求与反抗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机械的要求每个人的反抗都是拿起刀枪，高举解放的旗帜去冲击旧世界的堡垒，更不能要求处于当时丹麦的历史环境下的安徒生成为斯巴达克式的起义英雄。安徒生之所以走上了追求艺术的道路，是有着那个时代的必然性的。

如果说贫苦的阶级出身是一颗具有普遍性的反抗凌辱、欺压的种子，那么，安徒生的家庭影响就是这颗种子得以萌生的独特的温床。

安徒生的父亲汉斯·安徒生从未安于为人补鞋的地位，也从未相信过有什么救世主之类的鬼话。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大胆地告诉妻子说：耶苏基督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的触犯圣灵的话语竟把妻子吓得泪流满面。他入伍当兵，是寄希望于回家时能晋升为陆军中尉。尽管他一生中的许多希望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化成了泡影，但他并未因此而甘于自弃。小汉斯出生以后，他便把改换门庭的期望寄托在独子身上。他嘱咐儿子：“要有毅力、有志气，穷不要怕，要排除万难，直奔一个目标：念书！”因为念书“可以过好日子。”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反映了老汉斯犟倔的个性特点。但是念书必须有经济上的后盾，父亲的嘱咐和他自己的某些奋斗，在当时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在小汉斯幼小的心灵中点燃了追求的火花。如果老汉斯能有

幸长寿，亲眼看见自己所种下的火种终于成了为人类驱逐黑暗与寒冷的火把，该是多么高兴啊！

安徒生的母亲安娜·玛丽亚是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她不象丈夫那样“大逆不道”，“异想天开”，但却和丈夫一样把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希望寄托于小汉斯的成长。丈夫生前，她和他一起想方设法美化着自家小小的住宅：粗陋的墙壁上挂满各种图片，还插上鲜艳芬芳的花朵；门玻璃上画着秀美的风景画；窗台上摆几盆精心栽培的沁凉的薄荷；书架上陈放着文艺书籍和歌谱，供爱读书又喜欢唱歌的小汉斯随时翻阅。经父母那两双勤劳而又灵巧的手的点缀，这间一贫如洗的斗室竟成了别具异彩、琳琅满目的一个小天地，使安徒生从小就尽少地感受到实际生活中的贫困与寂寞。丈夫死后，留给这孤儿寡母的只有孤苦与半饥饿。即便如此，虽然有点迷信又不太“懂得世事”的安娜·玛丽亚也没有完全听天由命。贫寒的出身、对儿子的爱，使她的胸中时时闪出不甘于命运摆布的光亮。按着当时丹麦的等级，在孩子们受坚信礼时，惯例是要贫富有别的；只有穿着整齐漂亮的孩子才能由大牧师执行，其余者均由神甫负责。母亲在小汉斯受礼之前，千方百计地为儿子做了一套讲究的衣服，而且不惜重金，买了一双皮靴，为的是使儿子毫不逊色地和上流子弟们站在一起。这是小汉斯第一次穿上皮靴。玛丽亚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祝愿儿子不再象她一样过着为人所鄙视的生活。后来的事实证明，安徒生没有白穿这身好衣服和这双皮靴，母亲的心愿变

成了现实。我们多么希望，在后来的读者陶醉于安徒生笔下的艺术世界时，能够想一想，哪怕是偶尔想一下这位贫困而勤劳、正直而善良的母亲啊。

安徒生的家庭，不是文艺世家，但他却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安徒生的父亲是位文学爱好者。劳作之余，他总是津津有味地阅读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每遇有精彩的情节，总是忘不了身边的儿子。他为儿子讲述了《天方夜谭》中的阿拉伯古代传说、故事，以及丹麦文学的奠基人荷尔堡的喜剧名篇。同时还把莎士比亚等外国大师的丹麦文译本，不时地为儿子朗诵或复述几个片断，让孩子和自己一起享受艺术所给予的喜悦。他也常常教儿子识字，引导他独立阅读、思考，哪怕只有几行、几段。只要有机会去看戏，便把小汉斯带上。并且，他更是有意识地经常领儿子到郊外的林间、河畔去游览散步，共同欣赏家乡优美的自然风光。父亲对文艺和大自然的热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子，培养了他同样的兴致。所以，安徒生的性格不但从小就得到了文艺的滋养，而且在童年就得到了大自然的陶冶与净化。

安徒生的祖母文静、和蔼、慈祥。她经常给孙儿讲民间故事。她曾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做过佣工，靠近她干活的地方是有着许多老年女工的纺纱室。每当安徒生去看望祖母，那些年老的女工们也把自己所喜爱的传说、童话讲给这个天真活泼的孩子。这些口头创作中的优美的幻想，离奇的情节，出神入化、机智英勇、刚直不阿的人物，都给小汉斯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说过：“老奶奶的故事对我影响很深”。这些影响不仅塑造着他的性格，而且通过他的心灵给予他的创作以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启迪。

安徒生的母亲更是尽自己所能来竭力满足儿子的要求，使他“爱美的天性”得以无拘无束地发展。即使在孀居的艰苦岁月，生活再难，她也绝不让小汉斯为家计所累。她宁肯自己吃尽苦头，也让小汉斯照样在家里独自看书，唱歌、画画、剪纸，或用祖父、父亲留下的木偶导演着各种各样的剧。

的确，从某一点上说，安徒生也是幸运的，在他那充满贫穷、辛酸的童年中，也不是没有阳光和鲜花的。

然而，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外因总是通过安徒生性格中的内在潜力才能发挥作用。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父母的爱，家庭的影响，正好适应并催发了安徒生性格中的两大闪光的特点：与命运之神抗争的倔强个性和对艺术的酷爱与追求。前者决定了他为改变现状勇于反抗和奋斗，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环境；后者决定了他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安徒生小时就是个聪明而勇敢的孩子。他的自传里有过这样的记载：秋收时节，他陪母亲去田里拾落穗。那儿性情粗暴的管家，提着鞭子赶来，田中的人们四处逃散。小汉斯的木鞋跑掉了，落在后面。管家追上来，凶狠地朝安徒生举起鞭子。小汉斯直盯着他的脸，叫道：“你敢当着上帝的面打我吗？”管家被小汉斯的一问征服了，他为这个小小的男孩的